



诗歌

我从南方来

——写于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之际

王建贞

(一)

我从南方来
我是时代的一分子
在母亲的怀抱里荡漾

北京
魂牵梦绕的地方
长安街和天安门城楼
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义勇军进行曲
敲打我渴望已久的心房

今天
出发了
向着梦中的圣地
祖国的心脏

南方
曾经是我的家乡
听惯了轮船的汽笛声
闻惯了灶台上的鱼米香
见惯了繁花似锦
烟雨迷蒙

那道长堤

是我的脊梁
在我身旁
静卧着丹江和汉江

不能忘记
建设者们的肩膀
像山一样坚强
昨天罐车塔吊的施工图画
今天巍然耸立的地标风光
青春热血
光阴的节奏如此铿锵

(二)

我从南方来
迎着亚洲天池上的霞光
召唤着朋友和兄弟
我从南方来
带着长江的讯息
昼夜奔赴北方

黄河 淮河 海河
郑州 天津 石家庄
我兴奋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诉说沿途见闻
分享千百年的期待和荣光

这里是宽阔的长渠
那里是高大的渡槽
这里是幽深的涵洞
那里是壮观的大桥
我用喜悦的涟漪
向他们致敬
送上我热切的衷肠

荣阳
一个兵家必争的地方
连霍高速
我们碰撞出时代的华章

黄土之下 孤柏渡旁
巨型的水道
让世界瞩目
我第一次与黄河亲密接触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
母亲河的气魄与安详

走啊走

听不完的乡村小调
看不完的异乡风光

高楼大厦 焦作作坊
来到黄河之北
城市敞开了他的胸膛
我像条玉带
缠绕在繁华的腰上
映射着霓虹的灯光

有时候我悬在半空
有时候我钻进地下
有时候我加速奔跑
有时候我风平浪静
快到了
北京 就在前方

(三)

我从南方来
我有水乡的身躯
我凝视干渴的土地
带着梅雨的芬芳

我在水龙头里流淌
看到无数眼睫毛的闪光
我走进干涸的农田
看到麦苗的欢畅
我来到千家万户
我走进社区工矿
我看到奔走相告的人群
我看到两岸的绿草和鲜花
我看到新建成的高楼大厦
我看到成排的车床
重又精神抖擞 甩开臂膀

北京
我来了
我用最丰富的色彩
把你装扮
我用最矫健的步伐
奔向你的胸膛
我用最美好的姿态
触摸你的征途和富强

我从南方来
我到了祖国的北方
作者单位:水电十一局

南水北调吟

陈俊

是什么让你忘乎所以
明知时有风尘来侵袭
还要昂着潮头往前去
将那种滋味渗到心里

你为了什么倾注到底
受尽颠簸也毫无怨艾
从此解除沿岸的焦急
用满怀清澈冲散了非议

纵目长川今一脉贯天际
涌起无数个梦啊飞升随雁翼
簇簇浪花翻卷着谁的忧喜
也许只有电建人能让你如此美丽

大堤筑成今不叹复距离
放出无限热能随足迹传递
悠悠涛声讲述着谁的今昔
毕竟还是电建人最懂得你的美丽

这些年南来北往几经冷又阴翳
反而更想撕开乌云的缝隙
因为你和电建人给了我们一股澎湃力
叫做自强不息

作者单位:水电三局

我是：南水北调宝宝

小赵



安安小朋友在南水北调项目工地。

我叫安安,如果说南水北调的工地上我的年龄是第二小,恐怕没人敢称为第一。我今年1周岁,是个名副其实的“南水北调宝宝”。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水电一局南水北调叶县4标项目,我的爸爸是水电一局第三分局总工程师;我的妈妈是项目部财务部长。2009年,他们分别在江苏和河北的两个工地,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2011年,他们在漳古项目上举办了简单的婚礼。2013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出生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生于南水北调,长于南水北调。

在项目部营区,我是大家的小公主、大宝贝,每个见到我的“爸爸、妈妈”都会眉开眼笑。是的,在前几个月,我确实分不清这么多每天抱着我的人,谁才是我的爸妈。爸爸工作比较忙,要兼顾分局和项目,所以经常不在家。平时都是妈妈一个人带我,如果妈妈要做报表,或者要去县城汇款、收款,我就会被托付给营区的阿姨照看。

有时,妈妈看到我满身泥泞地在营区乱跑,或是不小心磕破了,也会偷偷地掉眼泪。可是,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能用一个甜甜的吻把她哄好。有时,项目部的叔叔虽然累得只能挪着步子才能回营区,但如果看到我,他们总会把我扛起,骑到脖子上。而这时,我也许会给他们提前洗一个热乎乎的热水澡,让他们哭笑不得。

我的爸爸记性不太好,经常不是忘了吃药,就是忘了打电话。记得有一次,天空中下着瓢泼大雨,爸爸要去县城代建办办公事,妈妈嘱咐又嘱咐,让他到了一定打电话。可是直到深夜,他的电话还是无法接通。急得妈妈一夜没睡,早上回来时,才知道爸爸早已回到工地,看到大家在渠上抢险抢修,就跟着干了一宿,早把妈妈的话忘在了脑后。

如今,听大人们说,南水北调工程结束了。我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也有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妈妈告诉我,下一个家,一定会更好。

下班后,爸爸妈妈经常会指着墙上的图纸告诉我,安安长大了,也要到北京上学,在北京工作,等爸爸妈妈的工程完工,安安到时就能喝上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们送过去的水。

虽然此时的我并不懂得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早已决定,等我长大,我要告诉每一个认识的小朋友,水是宝贵的。为了水,南水北调工地上的爸爸妈妈很辛苦,此时的一切得来不易,我们都要珍惜。

作者单位:水电一局



左上:穿黄



左下:建桥



右上:浇筑



右下:晚餐

南水北调工地速写 工人日报 路林作

工地生活

初秋9月,偶得一机会,留宿于河南平顶山叶县某村。

托工作之福,先前也曾几次安睡于彩钢房,经历过虫鸣鸟叫,乡犬野吠……自认为见多识广,或冷或热或简陋之余,心中多是倍感新奇,从未曾抱怨。

晚9时许,跟随同事来到住处,小巧的独立卧室依旧是一番精心准备,整齐干净。空调早已开好,屋里温暖如春,锁好门窗,马上卧倒于床,一天的奔波终于让疲倦有了无声的话语权,劳累陪我安歇了。

就在上下眼皮亲切交流,急于相会之际,耳畔响起了清脆的虫鸣交响曲,仿佛还有踢踏舞者在狂欢。不禁心喜,借工作之便,能够安然入睡于山野林间,独享大自然的华彩乐章,岂不美哉?

这时,忽然觉得一阵风从耳边刮过,啪的一声落在地上,顿时一惊,因为屋里没人,也没顾得上喊叫。睁眼一看,一只黑色大虫正趴在地上,头的方向冲着我,两个须子一颤一颤,仿佛是在向我挑战。霎时来了精神,起身穿鞋一脚便灭了它。动作干净利落,俨然职业杀手。脚还没挪走,只见又一只在墙角爬行,果断奔过去又是一脚。在我本能无意识地接连四五脚下去后,才发觉似乎哪儿不太对劲,周围杀气十足。环顾屋内,墙角边、脸盆下、垃圾桶旁,同类足有几十只之多。赶紧回身上床,蜷缩在一角,原来是我入侵了人家

的领地。

当一切归于平静,总觉得脖子一阵阵发痒,伸手摸摸,确认没有虫子在爬,赶紧把连帽衫的帽子戴上。靠在床头,才发觉腿已发软,额头已冒汗。

掏出手机,依据这些怪物的长相,开始百度,终得出结论:此虫大号蟋蟀,小名叫蝈蝈儿——无脊椎动物,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而最重要之处,莫过于据这个神奇的网站上介绍,此物不咬人!

于是乎,心里无限愧疚又顿觉踏实。帽子摘下,来一个深呼吸,把一直憋着的这口气儿顺了出去。本着“虫不犯我不犯虫”的江湖人道主义精神,我决定放他们一马,静观其变。

望着三三两两前前后后在我面前列队走过的方阵,虽着装整齐,步伐一致,却行色匆匆,略显信心不足。偶有昂首挺胸走到床边之流,也不免流露贼眉鼠眼之气。想到这儿,不禁嘴角轻扬,区区小辈,也只配作乱于犄角旮旯,隐藏于灯光暗影之后。难怪我活过而立之年,始终是只闻其声,未见其真身,想必是自卑形秽罢了。

为了知己知彼,一边斜眼盯住地上暴走的一群伙伴,一边手机上网抓紧恶补。百科中讲,“蟋蟀利用翅膀发声,在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样的短刺,左边的翅膀上,长有像刀一样的硬棘。左右两翅一张一合,相互摩

擦,震动翅膀就可以发出悦耳的声响。”古语有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今日一想,果真如此。

蟋蟀的叫声悦耳吗?也未必。恐怕还要看看听者是何等境遇,何种心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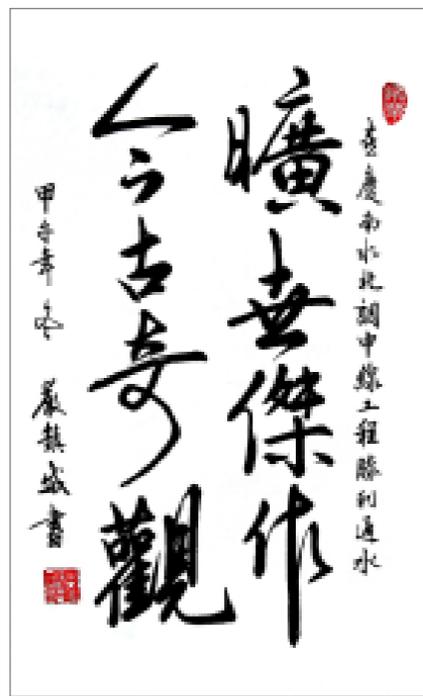
此外,据说蟋蟀的鸣声不同的音调、频率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夜晚,蟋蟀响亮的长节奏的鸣声,既是警告别的同性禁止进入,又可求偶。当有别的同性进去其领域内,它便威而急促地鸣叫以示严重警告。因有方寸本人蹂躏残杀之前奏,在得此信息后,便开始格外留意,一旦两三只蟋蟀碰到一起,“吱吱吱”的开始发声,我便立即提高警惕,仔细分析叫声节奏,希望能辨别出它们是否起了密谋反攻之心,要为枉死的同伴寻仇。

这样想来又觉得寡不敌众,泛起一阵担心。忽又想到,古往今来,把玩蟋蟀、斗蟋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然成了一种文化。《诗经》中记载:“杭城斗蟋蟀,一只值万钱。今日娱风起变化,京都不玩民间玩。不知英勇好斗的品种是否与我同居一室。如是,大可带回几只,如真能有所造诣,岂不是天赐良机。

昏昏沉沉,半梦半醒。不知是因为屋里多半为雌性蟋蟀,对我没有敌意,还是我汉子的本性发挥了作用,在敌军如此密集的包围中,我竟然困意十足。

赵旭

书法作品



旷世杰作 千古奇观

作者 严镇威 单位 水电十四局

偶宿虫鸣中

赵旭

昏沉沉之中,轻轻地传来几下有节奏的敲门声。我披衣起床,打开门锁,推开门缝,一抹橘红色的带有光谱的阳光散射进卧室。

“早啊,赵记者。”同事来喊我早餐了。

“您早!”

“休息得还好吧?”

“挺好。”

“你习惯了蝈蝈儿叫?”

“您怎么知道?”

“一般人不会,还有人半夜问我们要杀虫剂的呢。”

“你们都习惯了?”

“我们成年累月在工地,早和蝈蝈儿处成朋友啦,蝈蝈儿不叫,我们反而睡不着觉呢。”

不知虫儿这一夜是否安睡,亦不知此次讨扰,得罪几何?今日同诸位虫儿结下惨遭灭门这种不共戴天之仇,吾必将深省,日后多做善事,积德赎罪。

由此,又想到常年奔波在工地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很少抱怨工地的苦与累,单调的生活,孤寂的情感。他们开始在自然环境中寻求乐趣而达到听不到蝈蝈儿叫,无法入睡的至高境界。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态,达到某种高度契合,真的难得。

作者单位:水电一局